從檢場到撒彩火

如是我見

徐城北

京劇舞台上最生動的人是演員，尤其是舞台中間的主演。這早已沒有疑義。但我幼年一次看荀慧生的戲，意外遇到了久已不見的檢場。他不是劇中人，就穿着灰色的大褂，上台無非是做些最瑣碎的活兒，如果角兒在台上時間久了，就帶給他一把小茶壺，讓他當面喝一口，然後由自己再捎回後台。那天荀慧生演出《元宵謎》，其中彷彿有要磕頭叩拜的場面。這時，檢場人又上台來了，手裡提着一個棉墊子，他不吭聲，離荀先生還老遠，就把棉墊子往荀面前一扔！墊子好沉，砸在台面上幾乎有聲。荀慧生已經很胖了，但戲中扮演一個妙齡女郎。其動作大大咧咧卻非常傳神，觀衆也認可檢場的這一大大咧咧，之中或許與荀的傳神有些相通。觀衆中有不少人笑了，荀也偷笑，於是觀衆中笑的人就更多，荀一捂嘴，那笑在戲內與戲外之間。觀衆覺得這是給「好兒」的機會，於是爆發出一片掌聲。荀滿意地朝檢場一呶嘴，檢場會意，下。觀衆也會意，均微笑。

這是無意中看到的一個小場面，讓我玩味並記憶了半個世紀。荀那種表演風格，是容許「這樣的檢場」的；如果是程硯秋正在悲悲切切地演唱，你檢場沒頭沒腦地扔過來一個墊子，把戲的氣氛全都毀了。要眞這樣，檢場回到後台，管事的立刻就會叫他走人啦。

檢場（制度）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他們在台上出現，但又不是劇中人，臉上充滿冷漠，劇情與其無關，他們只與舞台裝置有關，譬如適對桌子椅子加加減減。但戲班需要他們，從不找外人幹這活兒，外人不知道戲的節骨眼，弄不好會給演出添亂。重要的是久而久之，讓角兒與觀衆都覺得你不討厭，還逐漸適應了對你視而不見，你也得適應他們對自己的視而不見，這或許就是自己最大的稱職。

檢場掙錢絕對不多，但他們絕對要看得起自己，一切不卑不亢。雖不是戲班的頂樑柱，但沒自己就組不成戲班。他們對戲熟，得知道自己應該在哪兒上，上了應該幹什麼活兒。有時甲戲班與乙戲班的某些小地方還不一樣。爲什麼？兩邊的角兒不一樣。檢場直接是伺候角兒的，因此都得是人精！但是，他們說話不多，也不摻和戲班的其他事，剩餘精力很多。

他們眼光就盯住台上，時常還關注別人不留意的地方——譬如《連營寨》中，劉備爲了給二弟關羽報仇，出兵討伐東吳，不料中計，被人家火燒連營八百里，弄得丟盔卸甲，四散奔逃。小說盡可以撒開了描寫，但戲台上就不太好辦。你劉備被火燒的狼狽如何表現？唱詞中可以籠統地寫到，但火具體到舞台的哪個部位，以及燒到什麼程度，那就沒辦法了。今天演出中往往是劉備一個人邊唱邊在奔走，但他忽然沒來由地翻了一個吊毛！觀衆原想給這吊毛喊好，但又覺得沒來由，你劇本你唱詞都沒交代一下，就讓角兒無緣無故「賣」起來了！

當年的檢場也發現了這個毛病，他利用可能找到的材料，製作了一種用乾草製作而成的彩火，由他自己拿着用火點着，隨手一拋，在空中形成一個拋物線，形成爲火球或火蛇、火龍，最後在落地前覆滅。角兒再三看過，一是覺得好，給劉備的撲跌一個合理性，二是好看、好玩又萬無一失。於是多方實驗後終於上台，角兒又多了一齣自己的戲。這創造發明得到角兒的支持，於是在甲戲班從此又多了一齣戲。角兒高興了，可以多賞賜檢場。至於檢場後來又有什麼創造發明，那就不得而知。至於檢場在舞台演出中還能幹什麼。我也不得而知。只記得《中國戲曲大百科全書》中設立了「撒彩火」的條目，記錄了兩位著名檢場的姓名及他們舞台創造的照片。難忘的檢場也都是戲曲舞台上的俱往矣。如今戲曲正信心百倍地朝前看。在戲曲的身邊，電影也正由2D向3D飛奔。這一加速是由美國發動的，歐洲業已大大落後了，財力及認識力也都大大落後了。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應不應該急起直追？或許，我們在落實京崑的申遺工作中，也順帶抓一抓類似檢場這樣的工作。從技術講不難，難的是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心，能夠長久安定其中。

我總是癡想着《連營寨》最初獲得成功的日子。似乎不能僅僅歸功於譚老闆那輩人的創造，在譚老闆的身邊與身後，還站着不知名的檢場人物呢！他們是非常可貴的，他們沒拿了幾個錢，甚至姓名也沒在《戲曲大百科全書》上寫清楚，但他們硬是憑着聰明才智，解決了長期演出中的這個難題。甚至從最低層面上講，京劇二百年歷史上，也從沒因點燃彩火而引發火災。然而它硬是讓京劇的感染力大大躍升。作爲欣賞者的老百姓，也硬是看到了一齣新的京劇。這多讓今人回味並神思不已！

「錦心繡口」史湘雲

文史叢譚

盧荻秋

蘆雪庵賞雪吟詩一節，衆姐妹都在等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了湘雲和寶玉。原來他倆躲在一邊商量着烤鹿肉吃。黛玉說：「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爲蘆雪庵一哭！」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眞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我們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第四十九回）果然，在隨後的爭聯即景詩中，湘雲與黛玉、寶琴三人爭先恐後，佳句迭出，場面煞是好看。過後清點戰果，獨湘雲的聯句最多，衆人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第五十回）當然，這是戲談。寶玉也是吃了鹿肉的，卻被李紈評爲「又落了第了」，可見湘雲靠的是她本就有的詩才。

書中這方面的描寫還有很多，給人的印象很深刻。不過，或許人們印象更深的還是她那「繡口」背後的「錦心」——清澈明朗的性格。衆人正在吃酒行令，忽然不見了湘雲，原來她吃醉了，橫臥在山子石後面的一個石板橋上，香夢沉酣，芍藥花飛落一身，紅香散亂，招風惹蝶，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第六十二回）這幅美妙圖景，將湘雲詩情畫意般的自由與可愛，展現得淋漓盡致，令人傾倒。平日裡，湘雲還好爲男妝，說起話來高聲大氣，吃起酒來捋袖揎拳，談起詩來滔滔不絕，沒有扭捏作態，沒有故作矜持，沒有拐彎抹角，沒有九曲迴腸，實在是堪稱女中豪傑、巾幗紅顏。然而，也正是因爲她率性純眞，所以遇到不開心的人和不開心的事，她會口無遮攔，直抒胸臆。寶釵的生日宴上，鳳姐兒說那小旦「扮上活像一個人」，別人明明知道卻不說，唯有湘雲接口便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丟個顏色給湘雲，意思是不讓她說下去。當天晚上，湘雲便收拾衣包要回去，說不在這裡看人家臉色。寶玉賭咒發誓地解釋說是怕她惹惱了黛玉，湘雲氣不過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制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第二十二回）

通部書中，背地裡編排黛玉、拐着彎兒詆毀黛玉的人不在少數，唯有湘雲敢當着寶玉的面直說，而且說得最狠、最直接、最不留情面，這就是湘雲——想什麼就說什麼的湘雲。而且，更有甚者，因爲天眞爛漫，所以遇到善用心機之人，湘雲又極易上當。襲人常將鞋襪、香囊、扇套兒一類的活兒派給湘雲來做，湘雲知道是給寶玉做，所以並不推辭，可襲人向寶玉交活兒時卻不加說明。寶玉看活兒做得巧，便拿出去給人看，有一次黛玉惱了，將扇套鉸了兩段。湘雲聽說了，便將怨氣撒在黛玉身上，說：「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不但沒有自責，反而火上澆油，說：「他可不作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呢。」（第三十二回）湘雲不察襲人的言辭挑撥，對黛玉更加惱怒。可恰恰還是湘雲，當她看清了寶釵等人明哲保身、缺乏眞情實意的虛僞面目時，當她經歷了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苦楚後，當她從黛玉的身上品味出身同感受的茫然無措後，她的率性純眞的人格底色上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深沉和深刻，她的心靈逐漸向黛玉傾斜。

第七十六回，中秋佳節，酒闌人散、萬籟無聲的月圓之夜，湘雲和黛玉一起來到凹晶館旁，面對天上皓月清暉，池中皺碧疊紋，盡情吟誦：「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從兩人靈魂深處跳躍而出的一句句飽含淒涼、深重、幽渺、高潔的詩句，不僅拉近了兩顆孤獨、憂傷的心靈，也將《紅樓夢》中最爲本色、最不着鉛華的兩顆少女之心呈現在讀者面前。《紅樓夢》中，寶釵、黛玉、湘雲三人鼎足，寶釵城府甚深如古井無波，黛玉小性突出如山澗激流，各有各的沉重與偏狹，唯有湘雲，天眞開朗如清澈淺灘，一眼便可看出究竟，令人坦然相對，欣然相迎，不存惴惴之心。赤誠待人、心口如一，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講，湘雲當得起「錦心繡口」這四個字。

我的世博遊：場館印象

馮 進

上海舉辦世博會，父親從去年就開始念叨。今年暑假我回家之前，他早就買好了票，又多方打聽，希望爲參觀世博做好充分準備。天氣一天天地熱了，世博的人流也越來越宏偉。可是父親覺得這是百年盛事，一定要「咸與」隨喜的。所以，即使母親在一邊打退堂鼓，他也下定決心要和我一起去上海參觀，而且聲稱是爲了陪我。我卻一直覺得去世博是爲了陪他，到底誰陪誰，終於說不清楚。

世博遊一天，我們一共參觀了十個獨立的外國館（非洲各國聯合館算一個），還有中國各省聯合館，也算把浦東的ABC區都走到了。我們奉行哪裡人少去那裡的原則，所以雖然冒雨遊覽，總體經歷還不算太疲勞、鬱悶。

我們首先進的是兩層樓的法國館。進館後，迎面是一個方方的小庭院，地面上噴泉四射，和天空飄飛的雨絲相映成趣。正對着入口的牆上懸掛着修剪好的長條灌木，彷彿是綠葉婆娑的立體L和I字母，從二樓窗口蜿蜒而下。坐滾動電梯到二樓進入展廳，長廊兩邊的牆上播放着展示法國城市裡一年四季風景的電影：波光瀲灩的塞納河，白雪飄飛的巴黎，巍峨高聳的艾菲爾鐵塔，熱火朝天的飯店廚房。妙的是這些黑白風景片以外，牆上還播放法國經典黑白老電影的片斷，把法國的歷史與現狀、厚重的文化傳統和美妙的感官享受糅合在一起，無愧於本館的主題「La Ville Sensuelle」——「感性的城市」。尤其令人驚喜的是，長廊的盡頭，用玻璃罩住保護的，有法國博物館收藏的幾幅名畫的眞跡，包括印象派大家塞尚、高更、馬奈和偏重農耕題材的米勒等人的大作。雖然遊客人頭攢動，我沒法長時間駐足觀看，也已覺得十分滿足。法國館的收尾之作，居然是LV品牌的展覽，幸好做得比較高雅得體：中間有一根銀色透明的圓柱，底部是白色怒放的蓮花，上部裝飾着銀色的鈴鐺和花結；背後牆上的熒屏上，一隻五彩的蝴蝶徐徐展翅，熠熠生輝。

出了法國館，覺得有些意猶未盡。趕去另外的展館，外面的雨越發大了。我們又參觀了波蘭、希臘、西班牙、烏克蘭、冰島、挪威等歐洲館，總體印象是各館以影像資料爲主，實物很少。波蘭館的室內裝飾挺有特色，進館後兩邊牆壁上放映波蘭一年四季的風景，燈光打得好，很有味道。還有介紹波蘭歷史的3D短片，爲時十五分鐘，可以領票去專門闢出的小劇場觀看。影片沒有畫外解說，也沒有字幕，主要靠電腦合成的動畫影像表意，我大致能猜到一些波蘭的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二戰中德國和蘇聯對波蘭的瓜分、天文學家哥白尼、音樂家蕭邦等。

在西班牙館外排了四十分鐘隊，可是進去轉了最多十分鐘就出來了。因爲他們主打的就是在四壁上放映的一部影片，包括每年鬥牛節群衆和牛群一起在街頭奔跑的盛況，音響效果還不錯。不過館內的兩件「實物」展品奧妙何在，我就完全摸不着頭腦了。一是放映電影的大廳內搭起一個舞台，上面側臥着一個身穿黑色長裙的女子，手執一把黑色摺扇，雙目緊閉，不動也不說話，難道是爲了和動感的影片一靜一動，相互對照？還有就是出口處的門廳裡有一個高度爲六米的嬰兒雕塑，金髮碧眼，還會轉頭眨眼。可愛是可愛，但不知用意何在，其中又有什麼典故。

希臘館分成幾個小間，每間放上幾個電視屏幕放映人們日常生活的片斷，再安置幾張長櫈，讓大家坐着欣賞。冰島館放映的也是3D的影像，一大間展廳，天花板、四壁都投射着該國著名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峽灣、冰川、火山噴發、捕魚、騎馬等。挪威館強調的是他們對自然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所以有冰雪、水等圖像的展出，館體建築也用木板雕刻，別具風格。

離開歐洲區，我們又去了附近的非洲廣場，除了尼日利亞、利比亞兩個獨立的展館，我們還去了「非洲聯合展館」。非洲聯合展館四邊共有非洲四十三個國家的展覽，中部是集市，銷售這些國家的特產：首飾、披肩、樂器等，據說可以討價還價。這個非洲聯合館聽說是中國出資建造的，不過展品倒還「眞材實料」，有衣物、傢具、樂器等，我瞧着很有趣味，可惜時間不夠，不能慢慢品評。

中國國家館每天早上九時二十分以前要預約，我們當然進不去，各省市聯合館倒可以隨到隨進。花半小時排隊，進去之後，我們還是哪裡人少去那裡。印象比較深的一是廣西館，他們在展廳正中燃放的蚊香據說是提取了香樟木的精華，香味宜人。廣東館非常時尚，有一條走廊做成動車車廂的式樣，讓遊客一邊走，一邊聽着介紹看「車窗外」的風景。山西館有石雕的大門建築，符合該省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晉商的大氣。江西館進門就是綠竹蔽天，溪水青青，還有一些水鳥，讓人耳目一新。

這一天，除了總共不到一小時坐着休息的時間，我們一直在走動或是排隊，所以大致站了八小時，扎扎實實地「鍛煉」了一天。父親覺得這次世博遊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累，很爲自己的體力和耐力沾沾自喜了一番。對於世博，我這樣的外行也只能「看個熱鬧」而已。只是要是人不那麼多，時間不那麼緊張，可能我會從中獲得更大的享受。

（上）

上海世博園瑞典館夜景（資料圖片）

吳冠中的「怪癖」

人與事

陳魯民

剛剛仙逝的著名畫家吳冠中，有一個保持多年的「毀畫」習慣。他的畫如果自己稍微感到不滿意，哪怕已經完全畫好，裱好，也毫不猶豫地親手毀掉，因爲他有一個堅定信條：「不滿意的畫絕不能讓它流傳出去，否則會害人。」

他的畫價極高，隨便哪一幅都能售價幾百萬。即使冒名頂替的贋品，也動輒以百萬成交，前不久，一幅署名「吳冠中」的油畫《池塘》，被吳老自己鑒定爲贋品，仍以兩百三十萬元拍出。所以，行家們說，他每毀一幅畫，就等於「燒毀一座豪華房子」。可是，他卻始終不肯改變這個習慣，是畫到老，「毀」到老。

正因爲如此，市場上吳老的畫不多，卻每一幅都是可以傳世的精品，一掛出來，就被收藏者爭相搶購。爲藝術嘔心瀝血，對藝術精益求精，要求作品完美無瑕，不肯稍有遷就，對任何瑕疵都視若敵仇，誓不兩立，可以說是古今中外一切大藝術家的共同特點。

「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雖然有名言「難得糊塗」流傳於世，但對自己的作品卻十分嚴謹。他一生著述豐富，詩、書、畫三絕，但他對自己的很多作品都不大滿意，經過一番嚴格的篩選後，才挑出少量的詩作付梓，其他都銷毀了。由於他的詩作流散在外較多，在編定自己的《詩鈔》時，他在《後刻詩序》中說：「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是一位多產而質優的詩人，有一千多首，當時就廣爲流傳，但他對自己卻非常苛求。爲了不給後人留下一首不理想的詩，當晚年重病在身時，他把不滿意的詩稿都燒掉了，最後只剩下二百多首，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於是就有了流傳至今、琅琅上口的「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有了綺麗曼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相反，「超級高產詩人」乾隆皇帝，就是因爲寫詩只講數量，疏於質量，多數是繁衍成篇，應景湊數，而且，不管寫成什麼樣子都當成寶貝收藏收錄，不忍割捨。結果是雖然一生寫詩四萬五千首，創下世界詩歌之最，比《全唐詩》還多，最後竟然連一首也沒流傳開來。想想也眞叫人感到悲哀，還是俗話說得好：寧食仙桃一口，不吃爛杏半筐。

藝術創作就是這樣，繆斯女神從來都最青睞那些對她忠心耿耿、滿腔赤誠、一絲不苟的信徒，誰投入越多，付出心血越大，質量要求越高，越精雕細刻，就越能出精品佳作。反之，滿足於差不多就行了，粗製濫造，馬馬虎虎，蘿蔔快了不洗泥，整出來的東西可能也不少，最多不過是普通工匠水平，問世既速，湮滅更快。

曹雪芹寫《紅樓夢》，用了十年時間，「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所以成了傳世極品，名揚中外；而當今一些高產作家，日成萬言，一年就能寫三五部長篇小說，可惜，最後結局大都進了造紙廠的化漿池。所謂「一不留神就是一部《紅樓夢》」的狂言，只能是癡人說夢。

「毀畫」習慣成就了畫壇巨擘吳冠中，敝帚自珍使乾隆的詩作形同廢紙，這就是藝術法庭的裁決結果。

人參

文化什錦

汪 蘋

最近得知二〇〇九年興起的網絡詞語：人參，覺得很有意思。「人參」音近「人生」，意同「人生」，與「杯具（悲劇）洗具（喜劇）」等經常被人連用。當你徹夜上網或遭遇挫折時，內心的空虛感便形成了這個詞語「人參流失」，相同意思的還有「浪費人參」、「人參的杯具」等等。因人參可食用，所以比「人生」多出一層意思，有「吃」與「被吃」這類意思。

其實，人參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陰涼、濕潤的氣候，多生長於晝夜溫差小的海拔五百至一千一百米山地緩坡或斜坡地的針闊混交林或雜木林中。由於根部肥大，形若紡錘，常有分叉，全貌頗似人的頭、手、足和四肢，故而稱爲人參。古代人參的雅稱爲黃精、地精、神草，有「百草之王」之美譽，是聞名遐邇的「東北三寶」（人參、貂皮、鹿茸）之一，是馳名中外、老幼皆知的名貴藥材。據說在從前要用紅繩繫住幼小的人參以防下次來挖時找不到，因此有《人參娃娃》等民間傳說流傳。

在中國醫藥史上，使用人參的歷史十分久遠。早在戰國時代，良醫扁鵲對人參藥性和療效已有了解；秦漢時代的《神農本草經》將其列爲藥中上品。明代著名中醫學者龔居中在《四百味歌擴》中列爲第一條：「人參味甘，大補元氣，止渴生津，調營養衛」，成爲無數中醫入門的第一句背誦歌訣。中國食用人參的歷史悠久，對它的神奇功效也是推崇備至，據史書記載：人參對人體有「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明目開心益智」功效。它的食用方法很有講究，通常切成薄片，或燉服（將人參切成薄片，放入盞碗內，加滿水，封密碗口，放置於鍋內蒸燉四至五小時即可服用）、或嚼食（以二至三片人參含於口中細嚼，生津提神，甘涼可口，是最簡單服用方法）、或沖茶（將人參薄片放在碗內或杯中，用開水沖泡，悶蓋五分鐘後即可服用）。也可將整根人參（或切成薄片）裝入瓶內用五十至六十度的白酒浸泡，每日酌情服用，或將人參磨成細粉，每天吞服，用量視個人體質而定，一般每次一至一點五克。作爲食療的佳品，如果將人參和瘦肉、小雞、魚等一起烹燉，可消除苦味，滋補強身。

炎炎夏日，不妨每日食用幾片人參，既可清火，又可滋補，眞是現代人生的一種享受。

古人上夜班

文化經緯

春 夏

「日出而作，日落而棲」是古人遵循的生活規律，讓人反其道而行之，那是非常不情願的。但古時也需要上夜班的人，如更夫、門僮等，此外還有和尚。且看：「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寺院裡的鐘就得有值夜的，不然就沒有張繼的千古佳句了。

清代阮葵生的《茶餘客話》卷一有載：「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夜班族」晨昏顚倒，人的正常晝夜節律的生物鐘被打亂，肯定會帶來一些生理障礙，如眼睛發澀、失眠、頭昏腦脹、乏力、食慾不振、腹脹、便秘等，此等身體上的不適反應是非常強烈的。

唐代朝廷形成大臣上夜班的制度。中書、尚書、門下三省的首長都要輪流值夜班，各省有一本「直令」（值夜班記錄本），由直令史當日交給值夜班的人，次日收回。當時宰相姚崇年事已高，不願值夜班，直令史於是跳過姚崇，將夜班記錄本往下傳，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滿，直令史非常爲難。姚崇於是在值班簿上批寫道：「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

姚崇認爲我年紀大了，還讓我上夜班，這樣做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其他大臣看了姚崇的批語，都不好說什麼了。

皇上晚上一般不會辦公，所以夜班一般由普通秘書擔任。清朝乾隆年間，發生一起非常有趣的事情，卻說一天深夜，乾隆突然要對準噶爾用兵，他急召秘書進來撰寫文書。此時軍機只有一個叫巴延三的秘書，此人既沒有文才，也沒有多大能力，是被上司「抓壯丁」安排值班的，他從來沒有想過皇上晚上也會辦公，而且讓他起草文書。

這個叫巴延三的秘書於是驚慌失措硬着頭皮地跑到乾隆的卧室外，隔着窗聽乾隆授旨。巴延三雖然在軍機行走，但平時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與皇上接觸，現在一下子站到了皇上面前，又驚又喜，大汗淋漓，乾隆把旨意授完，他竟然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回到軍機處寫不出一個字，又急得滿頭大汗。幸虧當時跟過去一個小太監，此人文才比巴延三高，他憑記憶幫巴延三把皇上的旨意寫了下來，當兩人誠惶誠恐把文書交給皇上時，以爲會被苛責，誰料想皇上大誇文書寫得好。而且記住了巴延三的名字，後來在皇上的「關心」下，這個在軍機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秘書巴延三一直當到了兩廣總督的高位。

上夜班能帶來高官厚祿，巴延三可謂千古第一人了。唐代大詩人杜甫做官時，也值過夜班，但杜甫沒有巴延三這樣幸運。他曾寫過一首夜班詩——《春宿左省》：「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讀讀這詩句，可以想像杜甫上夜班是很敬業的，可惜他懷才不遇，遇不上伯樂！

宋初有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叫王著，此人大概想升職想得發瘋了，值夜班的時候喝得酩酊大醉，無法自控，發起了酒瘋，要宋太祖召見他。太祖以爲有重要機件要報，於是讓他來見，發現他酒氣醺天，披頭散髮，胡言亂語。太祖那天肯定是好心情，沒有殺他，不過貶黜了他的官職。這個王著，是不是上夜班上得內分泌失調，精神也失常了？